

在家學習 - 家？

疫情之下，中國內地的教育界非常活躍。“停課不停學”，各省各地的做法很不一樣。簡單的是按時間表“上課”，不過集體性比較強，不少地方有劃一的網上播放。但也有其他的種種形式，供應者（provider）有些來自網絡公司，有些來自民間校外教育機構，也有來自教師。平常就對“在線學習”的意識比較強，各類供應者大展拳腳。還有不少著名的教育工作者，在網上講課，動輒可以有幾十萬、甚至超多一百萬聽眾。真是不可思議！

內地和台灣都建立了供全社會的教育雲，其實是一個廣納的大平台（clearing house）。在香港，若非疫情，也不會發覺有如此多的供應者。真是目不暇給，而且有不少已經頗有規模，服務的品種繁多。不少因應疫情，免費為學校服務；許多學校也樂於與他們合作（即使是收費），既減輕了教師（並非必要）的工作量，也增加了學生的自我規範、主動學習的機會。

就從供應方來說，似乎品種不缺。香港的學校和教師，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對學生最有利，也最可行。這裡面，因為全面的停課，逼使學校全面上網，也因此引起不少平常不需要的考慮。這些考慮的出現，其實是好事，會為長期的學校教育，帶來一些難得的思考空間，疫症過後，會有長遠影響。

有些學校和老師，已經在想，疫情過後，可以保存哪些網上學習的元素，也就是可續地維持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、主動學習、多種方法、多元內容的元素，而改變一下學校生活的形態？例如，課時的長短，是否一定要劃一？學生的課間休息，是否可以放長？筆者多年前曾經在自己的學校，在高年級嘗試一天一個科目，例如一整天就是物理，效果奇佳；但又不是全部時間把學生困在座位上。已經有學校，每星期若干天下午不上課，做其他活動。香港有一班家長啟動的“做中學”（LBD Learning by Doing）計劃，參加的小學，下午基本上不上課，用另類模式學習。有了網上的經歷，可以非常靈活地來考慮學校生活的設計。

師生交往 學校特點

網上學習的全面施行，不只是攻破了學校固守的傳統模式，其實也看到了學校模式的一些必要的元素。現在大多數學校，教師都會定期與學生交談，也漸漸顯露出學校集體生活的必要性。也許應該更加珍惜師生之間的交往，更加顯出學校人際關係的重要性。以往面對面的時間很多，不在話下，未必在意；以後也許需要設計一下，增加個別交談、小組交談的機會。以往與學生談話，往往限於學生的學業或行為，以後也許不妨創造機會就是聊聊天（想起幼時在天主教慈幼學校，上午中休有 30 分鐘，到處都是年輕的修士，與學生一起踢球、玩耍，無所不談）。以往很多教師，已經與學生有社交平台的聯繫與交往，過去甚至有被認為教師過分接近學生，以後也許會逐漸成為常態。

最近，不少的群組都在討論同一個話題 — 家庭對於“在家學習”的準備。有朋友甚至批評：你們只知道講教師如何如何，可知道家庭是否承受得了？批評非常及時，也是許多學校面臨的挑戰。

前文提過，有一些極端的例子，學校大多數家庭無法實行“在家學習”，因此安排學生小組分批回校。這也許是極少數的學校。但是大多數的學校，都會有家庭難以實行網上學習。

第一類，家中沒有電腦。雖然政府已經實施了對弱勢家庭的補貼，資助學生購買“自攜裝置”【註】，但是因為種種原因，還有不少學生沒有電腦。有些學校，為此特別為這些學生開放學校的電腦設備。也有學校，籌募或者自己掏腰包，為學生送上平板電腦。

硬件不足 形成分化

第二類，家中電腦不夠用。即使不是太貧困的家庭，家中有電腦，但是疫情之下，電腦不夠用 — 或者兄弟姐妹都要用，或者父母因疫情居家工作 — 電腦的使用就不夠分配。這種情況，目前看來只有由家庭自行解決。但這還算是金錢可以解決的。

第三類，家中沒有上網的習慣。也許是家中完全沒有上網的需要（比如說父母都是從事藍領工作），在家上網變成了疫情之下的新需求。假如當地有網絡覆蓋，就是付費上網的問題，又是錢的問題。所以有學校為弱勢家庭送上電腦之餘，還送上 Sim Card（也許送上路由器 router，也能解決問題）。假如有熱心人士，送出大量 Sim Card 或者 router，就不光是解決疫情之下的燃眉之急，也是讓很多學生不會因此失去一個另類學習的重要機會。

第四類，家庭處於網絡覆蓋不到的偏遠地區，又或者有網絡但是訊號微弱，就不是付費可以解決。手機的數據用量有限，不可能通過“個人熱點”長時間上網。那就金錢也解決不了。不知道是否有網絡商可以慷慨一下，在居民比較稀少的地區，為了學生，也緊急鋪上網絡（雖則 5G 在望）。內地有專為學生手機設計的學習 App，不過也有數據量的問題。

不要說學生，我們大學的同事，住在偏遠地區的，也因為頻帶問題，遭遇到上課的困難。筆者原來安排的項目，也因為有其他大學的學者上網困難而無法開會。

以上這些問題，都是需要解決的。要是不解決，就會因為疫情，而出現人為的數字分化（digital divide）。要是以後有些另類的學習形式，得以長期發展，這類的分化就會愈來愈嚴重。作為一個絕非窮困的社會，不能坐視這類分化的出現和延續。目前是由學校各自解決，這當然也是香港“校本發展”的特點與優勢。但是，以資源來說，不管是金錢還是網絡，都不是學校可以全部負擔得起的。值得全社會關注與想辦法。

家長角色 莫想當然

當然，以上只是集中討論硬件——電腦與網絡。網上的學習，往往經意不經意地要借助家長的參與，小學初中尤其如此。有些家庭，或則父母都要上班，或則父母沒有輔導孩子的能力，或則家庭氣氛不太和諧，或則父母不善於與孩子溝通，或則居處狹小而沒有空間，…。沒有疫情，這些都可以因為學校的一律化生活而被掩蓋；同樣的校服、書本、作業，整整齊齊同時上課，給我們一

個假象，他們都是一律一樣的。有愛心有經驗的教師，很明白學生背後的家庭因素，會有很深刻的影響。“在家學習”，就連“一律”的假象都沒有了。要是不在意解決，就變成結構性的分化與歧視。

因此，不要以為“停課不停學”已經成為“自動波”，可以安枕無憂。要看到生氣勃勃可喜的一面，也要看到教師奮力克服種種障礙的一面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學生面臨的困難。教育，歸根到柢是為了學生。學生遇到的家庭因素，這疫情之下更加表露無遺。

也許有朋友會說，疫情總會過去，這不過是說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。誠然，這網上學習的“熱潮”，疫情過後會很不一樣。筆者也不覺得長遠來說，網上學習可以全盤代替學校教育；不同意有些評論，認為以科技代替人，就是教育的未來。但是，經此一役，另類學習模式為學校教育帶來了許多缺口，學校教育恐怕難以完全維持原來的面貌。網上學習的元素，將會在學校生根。由於這樣，上述出現的問題，就不是家庭的問題，而是教育遇到的根本性挑戰。

在內地群組看到一句話（大意，找不到原話）：“疫情去後，學生將會分化：一類是懂得自律，主動學習的；一類是只懂得按指示交作業的”。

註：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rimary-secondary/applicable-to-primary-secondary/it-in-edu/ITE-CCF/ccf_index.html